

赵江著

都市丛林

木棉红

MUMIANHONG

南方军旅作家长篇小说系列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都市丛林

赵 江 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都市丛林

赵江著.

—广州：花城出版社，2007.7

(木棉红. 南方军旅作家长篇小说系列)

ISBN 978 - 7 - 5360 - 4991 - 8

I. 都... II. 赵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33775 号

策 划：肖建国 田 瑛 温文认

责任编辑：欧阳衡

技术编辑：薛伟民

装帧设计：分金炉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(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)

开 本 720 × 1092 毫米 16 开

印 张 22.875 1 插页

字 数 480000 字

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4000 册

定 价 40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：020 - 37604658 37602819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：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主要人物

- 王辰光——男，36岁，军队转业干部，经理
- 梁佳音——女，32岁，王辰光之妻，大学老师，民营企业家
- 周全——男，33岁，茂发集团家族成员，周天知之侄
- 吴越声——男，55岁，军队转业干部，鹏升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
- 刘青——男，31岁，军队转业干部，鹏升集团公司办公室主任
- 戴洁——女，26岁，大学生，茂发集团企划部部长
- 周天知——男，60岁，茂发集团总裁
- 段飞龙——男，34岁，茂发集团雇员，周全心腹
- 胡庆东——男，34岁，军队转业干部，派出所副所长、所长
- 钟欣蕙——女，38岁，军队转业干部，飞翔电子元件厂财务总监
- 黄标——男，42岁，飞翔电子元件厂工程师
- 米高——男，44岁，飞翔电子元件厂副经理
- 陈辉——男，26岁，王辰光早期雇员，后为飞翔电子元件厂合同工
- 方敬田——男，37岁，北京市某研究所研究员
- 胡爱田——男，21岁，退伍兵，方敬田外甥，飞翔电子元件厂合同工
- 张奇贵——男，40岁，德宝市民企老板
- 李长运——男，57岁，德宝市民企老板（曾用名：李响，李响亮）
- 董立志——男，46岁，德宝市市委书记
- 谢伟祥——男，36岁，解放军边防某营教导员，某团副政委、政委
- 周小永——男，31岁，周天知之子

目 录

第一章	1
第二章	20
第三章	36
第四章	74
第五章	108
第六章	141
第七章	175
第八章	205
第九章	237
第十章	269
第十一章	309
第十二章	345

第一章

1

重山叠嶂，苍黛凝重。

“跟上！保持警惕！”二营营长王辰光向巡逻队发出威严口令。

跟上！保持警惕！跟上！保持警惕……口令被一个接一个传下去。

一支由三十二人组成的巡逻队全副武装，荷枪实弹，由营长王辰光亲自带队，隐秘地穿行在南方山峦热带丛林中，执行边防巡逻任务。

山风微拂，稠密的灌木丛沙沙作响，仿佛对刚才的口令声发出回音。连绵起伏的山峦像一座座回音壁，稍有一点声响，就会惊得山风在耳畔呼呼流淌，好似万鸟啁啾。

“营长，还是我打头！”指导员刘青提出动议，说着紧急往前跨出几步。

王辰光头也不回地扔出一句：“你殿后！”

刘青只好带几名战士退到队伍后面，只有王辰光的通讯员陈少群紧随王辰光身后。

山脉起伏，绿色植被终年覆盖着，大片大片原始次生林遮天蔽日，各种形状的参天古木莽莽苍苍，珍贵树种水杉随处可见，到处都是缠缠绕绕的古藤和灌木丛，满目葱绿，馨气清幽。巡逻队像游走于峡谷中的一条迷彩小龙。走在前面的王辰光双目炯炯，步履矫健，动作敏捷，威风凛凛。无论有没有动静，他总是把两眼眯成一条缝，双眸聚集，目光如炬，肉眼目测距离能达到好几里地。

出发前，王辰光向巡逻队进行简短动员：同志们！最近接到上级通报，辖区内走私活动猖獗，武装走私分子铤而走险，要高度重视，加强巡逻。我们应该怎么办？

“磨刀一样，磨练眼睛！”巡逻队员发出威武整齐的怒吼，群山回荡。

这是王辰光的“名言”，也是他在平时训练中对部队的特殊要求。有个新兵竟把他如下一段话倒背如流：边防部队就是国门卫士，看大门的！你要看好大门，就要拥有一双鹰一样的眼，不要完全依赖先进装备，如果你自己眼目混浊，再高倍的望远镜也帮不了你，再先进的远红外夜视仪也帮不了你。





此刻，这种特殊要求显示出成果，巡逻队足迹所至，三十二双经过严格训练的眼睛大派用场，天上飞鸟，地下虫蛇，都被尽收眼底。穿过叠嶂的峰峦、茂密的树林、险峻的沟壑，巡逻队不是拉网般搜索，胜似拉网般搜索，不漏过任何一个可疑目标。

巡逻队马不停蹄地在深山密林中穿梭了近三个小时，未发现异常。指导员刘青凑上前，小声问：“营长，嫂子明天就要来了，是不是小范围弄两瓶啤酒，给嫂子接风？咱条件差点儿，可心意不能差。”

“想喝就直说，干吗扯上你嫂子！她不来也没耽搁你喝酒啊！”王辰光板着脸，狠狠斜刘青一眼，尽管刘青提到“嫂子要来”的事让他心里一暖。

刘青不吃这一套，将心比心，他早就洞穿王辰光心里的高兴劲儿啦！“嘿嘿，现在干啥事都讲个主题不是？”刘青涎着脸，“嫂子大老远赶来探亲，营长夫妇一年一度‘鹊桥会’，这主题多助兴啊！好事别藏着掖着，咱搞个主题酒会……”

“你听！”王辰光忽然感觉有异，伸出一只手掌阻止刘青，同时支楞起耳朵，用双目的余光向两侧扫视。山路凹凸不平，嗖嗖的小风在耳畔穿过，树枝婆娑，脚下覆盖着厚厚一层杂草和树叶，走起路来沙沙响，空气中流窜着不十分确定的紧张。

刘青也条件反射般竖起耳朵，意识到有点儿不对劲，但一时又说不出到底哪个地方不对劲。他像王辰光一样屏气敛声，放眼四下搜寻，放耳四处谛听，甚至抽抽鼻子，试图嗅出点什么。其眼神敏感、狐疑、锐利，其耳朵像兔子般支楞着，整个人看上去机敏得有些神经质。

巡逻队进入一个类似于峡谷的地形。两面高大的山峰像刀削斧劈般，十分陡峭，一股细细的溪水在山涧中潺潺流淌，水流抵达一个锐利的岩崖拐角，由高处落下，形成一截二十余米的瀑布，尔后流入一口不大的石潭，发出节奏明快的水声。

“就地隐蔽！”王辰光再次发出口令，声音沙哑粗糙。

就地隐蔽！就地隐蔽……口令被一个接一个传下去。

接到这样的口令，意味着休整五至十五分钟。队员们立刻分散隐蔽。这也是“巡逻队特色”，不单会发现，还要会躲藏，这是每个队员必备的素质。既要发现目标，又不能让自己成为其他视线的目标，换言之，要先于其他视线发现目标。在发现目标之前，隐蔽是主要任务，威慑在其次。即使休息也是躲起来休息。

“主题酒会？瞧你煞有介事那样儿！知道喝酒的坏处吗？它总是在你不想发生作用时发生作用，它总是在你想发生甲作用时发生乙作用。”在山涧旁，王辰光小声说。

“嘿嘿！这么急着戒烟戒酒当模范干吗？嫂子不是还没到嘛。”刘青窃笑。

王辰光卡壳了。在刘青这帮歪小子面前，只有露馅的份儿，没有占便宜的时

候，他用毛巾擦着脸，故意不在乎地说：“你搞你的主题酒会，我不干涉，到时别拉我。”

“拉你？”刘青惊讶得龇牙咧嘴，“你早就鸳鸯派对入洞房啦！还能拉得出？”在神经长期绷紧之时，巡逻队流行放松，以便接下来绷得更紧。

2

在山坡西北面几块嶙峋的巨石上，站着一个拿望远镜的年轻男子，正在通过望远镜向前方和周边仔细观察，观察一阵，他放下手中望远镜，低头弯腰，对站在石头下面的人说，“哥，前面就是通往边境线的5号公路，距离不足两公里。”

被称作“哥”的也是一个年轻男子，不同的是，他戴着大号墨镜，把脸颊遮去一半。他站在巨石下面低洼处，正在向相反的方向眺望。这是一对堂兄弟，哥哥叫周全，弟弟叫周小永，两人都穿着色彩艳丽的少数民族服装，举止非常警觉。

“好，小永，下来吧。”周全伸手把站在高处的周小永接应下来，然后掏出地图，铺在一块矮石上。兄弟俩脑袋碰脑袋，仔细研究路线。忽然，从远处隐隐约约传来某种声音，周全把手搭在耳朵上，侧耳倾听，就听见一阵走路声、说话声夹杂着嘻嘻哈哈的声音，由远而近，尤其是女人的声音，尖细清脆，顺风而至。

两人犹如惊弓之鸟，不约而同地抬起头，睁大眼睛，四处瞭望。周全动作麻利地收起地图，又向周小永使个眼色，周小永立刻站在一个隐蔽位置，用手势向山后发信号。这一切做完，周全与周小永一起匍匐在巨石后面，一动不动。

过了一会儿，几个学生模样的男男女女从一座孤秃的石峰后面出现了。这是女大学生戴洁和她的四个男女同学，她们身着运动服，脚蹬运动鞋，头上戴着太阳帽，每人身上背着鼓囊囊的旅行袋，有说有笑地出现在山间崎岖小路上。周全数了一下，共五人。

“戴洁，咱们要是请个导游就好了，才能保证不走弯路。”

“嗨，走点弯路怕什么！咱们出来不就是为了探险猎奇吗？这个暑假也才算有收获。再说，请导游很贵的。”

“不过，这地方人迹罕至，我怎么觉得越走越看不到路了呢？”

“是啊，我看咱们还是往回走吧！”

周全和周小永互相看了一眼，交换了一个会心的眼神。周小永的神情立刻轻松下来，大咧咧地说：“一帮旅游的学生，不管他，我们走我们的。”

“不！就是一只鸟，也是我们的敌人，要坚决避开。”周全一面阻止，一面满腹狐疑，“旅游？怎么走到这里来了？有这种巧合？国境线一带可不是旅游





区啊。”

周小永蛮不在乎：“没听见他们刚才说嘛，没钱请导游，迷路啦！”

“哦，这可不是好事！”周全产生不祥预感，双眉紧蹙，疑虑重重，慎重地交待周小永，“去告诉段飞龙，驼队停止前进。”

周小永一听，很不乐意，不无急躁地说：“哥，几个学生仔，怕什么？山这么大，他走他的，我走我的，咱要抓紧时间赶路哇！”

周全横周小永一眼，语调严厉地：“给你讲过多少次，本次行动非常重大，不同以往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决不能暴露。你怎么老记不住？”

周小永说：“咱们要是见人就躲，弄得自个儿跟鬼似的，反而不利于闯关，不如大大方方走自己的路。咱们脑门上又没写字，谁怕谁啊！”

周全说：“万一人家盘问，露馅儿咋办？还是避着点好。”

周小永嘀咕道：“平时老骂我胆小，没出息，可现在到了关键时刻，你比我胆子还小！”

周全瞥瞥年轻气盛、不知天高地厚的堂弟，连气带急，一时语塞。

说话间，几个学生越走越近，撤退也来不及了，周氏兄弟趴在石头上一动不动。

“哎哟，我实在走不动了！”一个女学生嚷了一声，一屁股坐了下去。其他几个同学也随之停住脚步，有的拿出水壶喝水。此刻，深山密林显得格外寂静，几个学生也许是被这份寂静弄得心虚胆怯，于是七嘴八舌劝那个女同学继续往前走。这个说，趟过前面这道沟，翻过山去，一定能看到路。那个说，对，坚持就是胜利，咱们走吧！还有个同学喊着“一二三”把坐下去的女同学拉了起来。

几个学生显然在山里转悠不少时间了，个个都显得疲惫不堪，走路东倒西歪，逢沟过坎时，互相拉扯着、扶持着，还伴随着大喊大叫，不知道是在这寂静静寂的大山发出点人的声音给自己壮胆呢，还是真的遭遇了惊喜。

周小永如释重负地爬起来，刚想张嘴说话就被周全一把扯了下去。

周全伸手按住周小永肩膀，跟他脸儿对脸儿、一字一顿地说：“小永，这不是在家里。出来就要听我指挥，不准妄动！不然，你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！”周小永被周全威严的面孔所震慑，睁大两只迷茫的眼睛，惊兔似的看着周全。

周全不得不耐心地诱导他：“小永，这次是我把你带出来的，老实说，此举前途未卜！但无论如何我要对你负责，对你父亲、我叔父周天知负责。你知道吗？”

周小永撇嘴说：“老爸远在美国，管不了我，反正他也不知道我出来。”

周全本来想说闹出太大动静，你爸还能不知道！但他把这话咽下去，只说：“小永啊，以前贩货（走私）靠的是高科技伪装功夫，通过正儿八经的道路，经口岸进入，但现在这个途径越来越难了，不止一次栽在海关和边防部队手里，咱损兵折将严重。这回决心采取新的策略，是因为我们找到了可靠向导，另外还找到一条保命通道。但这次能否成功避开口岸，绕道进入，也只有六七成把握。老

实说，还属铤而走险！连我都格外小心，你怎能大意！”

周小永说：“哥，干这个你也不是第一次，干吗这么紧张？就凭你的足智多谋、周密计划，加上长期积累的经验，哪个回合不是人不知鬼不觉呀？到头来还不是平安无事，顺利闯关，大把钞票到手。”

周全：“有成功就有失败。万一……”

周小永不无亢奋地说：“你不是说，为了咱的巨大‘利益’值得冒险吗？万一败露，大不了在山里玩玩捉迷藏，跟边防军巡逻队那些土老冒周旋，我才不怕呢！再说，你以前有不少成功回合，咋我一参加，就不成功了呢？不可能嘛。”

“这不是玩别的，是玩命！你既无胆又无谋，更无经验！”周全痛心疾首，忽然对自己把周小永带出来有些后悔，遂咬牙切齿道，“总之，我告诉你，以前都是侥幸！没有一次不是侥幸！本次行动赌了一把大的，绝无退路！你敢不听我指挥，看我不打断你的腿！去！通知驼队停止前进！”

周小永虽不大情愿，却不得不顺从地点点头。他从巨石上爬起来，弓背猫腰，退后几步，转身绕往山脊后面，耗子似的贴着石头缝儿往一个低洼处奔去。

不远处，是一支由几十人加上数匹马组成的运输驼队，从金三角方向向我边防一线一带移动，他们一边派出探子四处窥探望风，一边迅速进入国境。周小永手卷喇叭筒，吹出几声布谷鸟叫声，长着一脸络腮胡子的段飞龙应声从队伍中迎上前来。

“阿龙，老大说停止前进！”周小永对段飞龙传达命令。段飞龙立即转身向后，朝驼打出“停止”的手势。

3

中午一点来钟，边防军某营驻地，炊事班韦班长端着热腾腾的肉丝面条，外加一盘素炒青菜，来到营长王辰光的宿舍，嘴上喊着：“嫂子，吃饭了！”

刚刚放下行装的王辰光妻子梁佳音闻声，从屋里拉开门，笑盈盈地把炊事班长让进屋：“韦班长，你太客气了，真是麻烦你了！”

韦班长把面条、青菜放在桌上，搓着手，兴奋中夹着点儿难为情地说：“嫂子，您大老远来，可这里条件差，还没来得及给您准备哩！营长说您明天才到，看来他情报不准。嫂子您带孩子先将就吃点儿，晚上营长回来，再多弄俩菜，给您母子俩接风。”

梁佳音：“不是他情报不准，是我故意提前一天来的，省得他去接。”

“噢！嫂子您是故意给营长来个意外惊喜呀！”韦班长恍然大悟，“这办法妙！可见咱营就数营长运气最好！嘿嘿，听说嫂子您要来，大伙儿可高兴哩！”





梁佳音：“每年都来，少不了给大伙儿添麻烦哩！”

“您当老师真好，每年都有暑假。”韦班长说，“听说您是大学老师，真了不起！”

梁佳音四岁半的儿子王旭在一边扬着脑袋小声说：“叔叔好！”

韦班长摸着王旭的头，夸奖说：“小侄儿好乖！一看就是个机灵鬼儿。”

梁佳音问：“韦班长，你刚才说你们营长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营里派出接巡逻队的车两点半出发，通常赶在晚饭前回来。嫂子您先吃饭吧。”韦班长告辞。梁佳音匆忙看看手表，冲门外喊了一声：“谢谢你啊韦班长！”

梁佳音带儿子一边吃着饭，一边思忖着如何进一步加大“意外惊喜力度”。丈夫事先与她约定好了，待完成本次巡逻任务后，他径直到车站去接她们娘儿俩。可这回呀，她打了个提前量，定叫他大喜过望，高兴得手足无措！如果她带儿子出现在北坡山口，让他完成巡逻任务从深山密林里钻出来，第一眼就看见她和儿子这俩“山外来客”，哇！那还不把他惊喜得翻个跟头！她热切期待着的与丈夫一年一度的“鹊桥会”，将有一个多么新奇的开始！将是一个多么富有创意的见面方式！这么想着，一腔浪漫情怀的梁佳音心里充满甜蜜。

中午两点半，一辆装备深绿色帆布伪装网的解放牌卡车，准时从边防军某营驻地出发，向5号边防公路四十四公里处，即大家习惯上说的北坡山口，风驰电掣地开去，执行接巡逻队返回的任务。驾驶室内，带车干部坐在前排副驾驶位置，王辰光营长的妻子梁佳音带着儿子王旭坐在后排。

王旭特别兴奋，盯着车窗外一闪而过的青山大川，眼睛仿佛不够用似的，小嘴巴不停地问这问那。梁佳音对儿子说：“旭旭，你在幼儿园学什么歌了，唱一个给叔叔听好不好？”

4

周全极为耐心地静观学生动静，直到其渐行渐远，证实周围没有其他可疑迹象，决定带领驼队继续赶路。段飞龙突然从后面飞跑而至：“全哥，发现大军！”

“什么?!”周全眼冒火星，死死盯住上气不接下气的段飞龙。

“你看!”段飞龙手指西北面一个大山豁口，“他们人不多，约摸十来个。”

周全神色大变，嘴巴抿得很紧，腮帮子上一小团肌肉在上下跳动，他举起望远镜，顺段飞龙手指的方向看过去。果然，在大山的一个豁口处，隐约出现了运动着的迷彩服。凭周全的经验，这是边防军派出的一支小型巡逻队，通常没有固定的巡逻队路线，灵活机动。他紧急思考着对策，但始终没有摘下墨镜，谁也看不见他的眼神。

周小永气喘吁吁地从后面赶上来，恶声恶气地骂道：“他妈的！真给老子撞上了！哥，我的意见是把他们干掉！”

周全不理他，与段飞龙商讨：“几个旅游的学生，占住了路。”

段飞龙：“顾不上学生了，我们必须以最快速度穿过这一带，尽量接近5号公路。”

周小永忽然觉得自己刚才的想法是对的，理直气壮地说：“哥，刚才就不该停下来，白白耽误时间！按我的意思早就走到学生前面了，巡逻队连我们一个屁也闻不着。”

周全摊开右手掌，指向学生走过的方向，交待段飞龙：“你带队伍，向这个方向移动，我和小永原地观察，必要时后退一公里，在山岔口设障（指的是置放虚假路牌、埋设地雷等）。不到万不得已，不得惊动任何人。快！”段飞龙领命而去。

周全拽住周小永，机密地对他耳语：“形势不妙！你要跟紧我，寸步不离！懂不？”周小永点头。周全带着周小永从另一个方向抄近路绕到驼队后面。

远处，一队迷彩服若隐若现。周小永放下望远镜，很有把握地说：“哥，从他们的队形看，属常规态势。再过十分钟左右，我估计他们就走过山豁口了，按惯常路线将转往西北方向，我们应该没事了，他们不可能发现我们！”

周全仍然聚精会神地通过望远镜窥探，嘴上说：“一切逻辑推理都是狗屁！你压根不懂，你遇上的是一群什么样的人！”

5

真是人算不如天算！周全无论如何也算计不到的事情出现了！领头的那名女学生从山坡上飞奔而下，边跑边向驼队扬手打招呼，她身后紧跟着的是那帮学生，几个人全部原路返回，与驼队正面遭遇！原来学生发现不知什么时候竟然冒出一支驼队来，像发现了救星，兴奋不已，跑过来询问5号公路怎么走。许是真的怕迷路，学生表示想与驼队同行，因为他们猜测这支驼队是当地少数民族做生意的人。段飞龙装作语言不通，用半生不熟的汉语，连比划带点头，还带摇头扬下巴，哄骗学生继续往回走，至前面豁口处即可看见5号公路。学生信以为真，驼队大模大样地与学生擦肩而过。

与此同时，一件更让周全算计不到的事情出现了！周小永在望远镜中发现另一个方向也出现了迷彩服！人不多，同样十来个。

原来，在山涧溪流旁稍事休整后，王辰光决定兵分两路，由他和刘青各带一个分队，走两条不同的路线，扩大巡逻范围，然后朝豁口方向汇合。

周全二话不说，拉上周小永撒腿就跑，迅速向驼队靠拢。





几个学生迎面走来，周氏兄弟本来随便猫个地方即可躲过他们，但那样又会浪费时间。周全向周小永使眼色，周小永和颜悦色地为戴洁等人指路，把手往豁口方向挥了挥。戴洁好奇地问：“你们也是驼队的？”周小永点头，周全暗中及时掐了他一把，阻止他开口多说话。透过墨镜，周全很注意地看了领头的这个叫戴洁的女学生几眼。

好不容易摆脱了学生，除了留下探子继续盯梢学生外，周全和周小永猴急马跳地追赶驼队。与段飞龙会合后，三人边赶路边紧急磋商。驼队已按周全指令加快了前进速度。事先定好三套方案，其中一号方案是按导游指明的路线全方位隐蔽穿梭，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越国境。为策保险，沿途还圈定了几处秘密隐藏点，稍有风吹草动，驼队即刻躲往山凹，马匹牵进山洞，待风头过去再赶路。

周全突然一拍大腿，喊道：“糟了！”把周小永和段飞龙吓了一跳。

“这几个学生要坏大事！”周全为自己的失算痛心疾首，“他们难保不会撞上巡逻队，学生口无遮拦，难保不会暴露驼队行踪。一号方案废了！”

段飞龙刷地掏出枪，转念一想，把枪放回去，又刷地拔出刀，寒光闪亮。他明白，废掉一号方案就等于黄粱美梦丢掉一半！剩下的二号、三号方案一个比一个凶险。二号方案是驼队万一泄漏蛛丝马迹，便凭借深山老林的掩护兜圈子，能保住多少货就保住多少货，非常冒险；三号方案则意味着以血肉之躯作注，来一场生死赌博，并且最终的下场无非两个，好则弃货逃亡，坏则人货两玩完。段飞龙心有不甘，脸部肌肉僵直，吹胡子瞪眼说：“老大，留下活口等于尾巴给人捏住，不如我带人去把他们解决了！”

周小永一听这话，突然有些害怕，战战兢兢地问：“啊？就那几个学生，能……能搅局呀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咱们还是赶紧走吧！”

周全心存最后一线侥幸，拦住段飞龙：“暂勿妄动！”

一个神色慌张的探子来到周全面前：“老大，不好了！学生与巡逻队会上了。”

周全几个箭步登上一个高坡，又爬上一块大岩石，匍匐在上面，用望远镜搜寻学生踪影。周小永和段飞龙也跟了上来。

仿佛印证了世间真有鬼使神差这一说，戴洁等男女学生与边防军巡逻队同时出现在周全的望远镜中！看得出，学生仍在打听路线，巡逻队似乎在向其指点，双方显得挺亲热。不一会儿，学生与巡逻队竟然肩并肩地向豁口方向走去。

唔，虚惊一场！周全长长地嘘出一口气，高度紧张的神经顿时有所松弛。他从岩石上跳下来，对探子说：“多带几个兄弟垫后，继续与驼队保持三至五公里距离，凡遇咽喉位置，定要占据有利地形，随时准备实施拦截。”探子应声，屁滚尿流而去。

“从现在开始，不许留下任何痕迹。”周全交待段飞龙，然后率领驼队朝相反的方向疾行，恨不能一步跨出脚下这片危机四伏的山峦。

“我从小就崇拜当兵的!”戴洁对王辰光说,“崇拜像你们这样的人。”

“说假话了吧?”王辰光笑着揭发,“谁不知道现在年轻人包括你们这些大学生,崇拜的是歌星啊、影星啊、球星啊、老板星大款星啊……”

戴洁等学生顿时嘎嘎嘎大笑起来,笑得前仰后合,戴洁说:“你真逗,哪有什么老板星大款星啊?还大骆驼大马星呢!”

这话把王辰光也逗乐了:“真有大骆驼大马就好了,你们走山路就不那么辛苦。”

“刚才遇到一支少数民族驼队挺有意思的啊!”戴洁随意地说,“他们走山路真是很有经验,脚步特轻,走到跟前了,距离很近了,还不知道有这么大一队人马。”

“什么,驼队?”王辰光猛然停住脚步,“哪里有驼队?你们看见了?”

是啊!戴洁等学生七嘴八舌地把刚才的经历说了一遍。

“驼队往哪个方向去了?”王辰光问。

学生们面面相觑,谁也弄不清驼队是往东西南北哪个方向走的,有个学生含糊地说:“这山里头到处峰回路转,我们早就转晕啦,要不咋迷路了呢?”

戴洁手指身后自己来时的路,不大有把握地说:“刚开始好像是与我们现在走的方向相反,后来我见他们打斜里拐入一条岔道,他们好像急着要出山。”

另一个学生说:“他们急于把我们支开,特别不愿意让我们跟着,不知为什么。”

王辰光问:“他们领头的是个什么样的人?”

学生们摇头,不知道哪个是领头的。戴洁说:“有个人戴着大号墨镜,样子特别奇怪。”

学生遇到了驼队,巡逻队怎么没遇到?王辰光脑子里闪出问号,驼队若非施展了障眼法或行进路线极隐秘,何以从巡逻队眼皮子底下走过而不被察觉?他心中顿生疑窦,决定按学生提供的线索,搜寻驼队踪迹。

王辰光向无线通信员使个眼色,通信员立刻开始向刘青发报。王辰光向戴洁等学生解释说有任务在身,然后客气地挥手向学生道别。

戴洁等学生还没有反应过来,王辰光已率巡逻队走远,越来越远,很快就隐没在一道山梁后面,看不见影儿了。

王辰光率队原路返回,细心查找。王辰光自忖:他们到底是怎样走过去又不留痕迹的呢?难道飞过去不成?这个驼队看来大有讲究、大有来头!

在一个不起眼的山凹处,终于发现驼队痕迹,但人马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据





刚才学生讲，这些人穿的是少数民族服装，可现场留下的却分明有“耐克”和“锐步”鞋的脚印。王辰光断定情况异常，初步分析应该是一个规模不小的走私团伙。来者不善！他指挥巡逻队继续搜寻，并加重语气强调说：“我们不是惯常于无中生有，而是必须具备掘地三尺、洞见目标的眼力。”

两山对峙，中间是一道九百多米的峡谷。刘青在峡谷对面接到电报，带领巡逻队另一部分人紧急调整方向，以急行军速度向王辰光这边收拢。

王辰光带领的巡逻队动向，很快被周全团伙获悉。探子进一步汇报说，发现巡逻队以电台向其团部发报，称发现可疑分子，疑似走私团伙，正在组织搜捕。

周全黑着脸，透过墨镜仰面看天，仿佛在发泄心中怨恨：老天，何不助我？！

狡猾的周全决定抓住学生做人质，他派人向预留垫后的武装分子交待任务。

“看来，驼队行踪已完全暴露。”周全突然镇静得可怕，口气硬邦邦冷飕飕的，令人闻之脊梁骨发寒，“从现在开始，实施二号方案！飞龙，你跟我一起，带人设伏，消灭屁股后面这股边防军！根绝后患！”

“哥！我……我呢？”周小永胆颤心惊，话也说不囫圇了。

周全走到周小永跟前，拍拍他肩膀，安抚说：“小永，你跟驼队先走吧！记住，不论发生什么事，都不要回头，不要走回头路！”

周小永并不理解周全这番话中让他自己设法逃生的意思，他只是后悔，不该跟全哥出来寻找刺激。毒品走私不像自己原先以为的那样，轻易就能捞取暴利！山再深，林再密，一路都躲不开那不期而遇的眼睛！一路都甩不掉那穷追猛撵的边防军！一场恶仗眼看在所难免，子弹不长眼，性命堪虞！这个“刺激”也太大、太过火、太危险了！

周小永歇斯底里地：“不！哥，我要跟你一起，跟他们干！”

周全早已拔出手枪，一时顾不上说服周小永，只见他一挥手，带了约摸二十来个武装人员，抄近道一路穿梭。山路崎岖，狭隘的小径仿佛只有猫才能通过，周全像只兔子，在山旮旯缝儿里钻得贼快，很快来到一个险峻而又隐蔽的高坡位置，布阵设伏。

王辰光等人越走越近，终于进入埋伏圈，二十多支黑黢黢的枪口居高临下，从不同方位瞄准了他们。匍匐在山石后面的段飞龙等人全都屏住了气，单等一声令下，顷刻间即可血染麒麟山。段飞龙恨不能把山脚下这些边防军一个个撂倒，再推下万丈悬崖。

透过高倍望远镜，周全把走在最前面的王辰光看得一清二楚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空气紧张得快要爆炸了。

段飞龙急欲开火，被周全按住。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周全出奇地冷静。正是由于他的这份冷静，一个有价值的情况才得以被他发现——他忽然从望远镜中看见一名探子正趴在树上，向他这边打手势。仔细辨认，探子打出的手势是“完成”的意思，就是说，学生被抓住，人质到手了。根据这个“情报”，周全在最后一刻决定放弃“全歼计划”，避免更大的暴露。

周全心中仍怀着几许博弈念头和胜算希冀。经过一番紧急权衡，他觉得与眼前这十来个边防军过招，自己不至于不战而退，甘拜下风！只要能智取，就不必硬拼。通过继续兜圈子的方式躲过边防军，最终实现人货安全，绝对是上策！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。他立即制止段飞龙，其他人也都依令在枪支机关处推上“保险”。

8

刘青通过无线电台向王辰光报告说：“对面山弯一个松林处，距你目前位置约三至四公里，一伙身份不明者，正在对几个学生模样的人实施绳索捆绑！”

“什么？”王辰光大觉意外，举起望远镜。由于密林遮蔽，看不清楚。他通过电台指示刘青继续率队斜插，从前方截住驼队，他自己则带队原路返回，紧急救援学生，同时向团部发报：“亡命之徒露出马脚，走私团伙确认无疑，请求团部紧急支援。”

9

边防军一行人忽然掉头而去，速度极快，令周全等人猛一下摸不着头脑。

“咳！放弃了一个绝好的致命袭击机会！”段飞龙惋惜得唉声叹气，“像这样的机会是千载难逢的，不会再有第二次！”他甚至埋怨周全指挥失当，放虎归山。

周全的眼睛在墨镜后面微闭。要在平时，他早就把头脑简单的段飞龙骂得狗血淋头了，但此刻他顾不上这头蠢猪，他的对手是边防军。看来，这回是真的遇上对手了！巡逻队或许获悉学生遇袭的情报，返回去解救学生了！可他们脑袋后面没长眼睛，是怎么获悉这个情报的？据此判断，边防军应该不止眼前这一支巡逻队！

坏了！局势不利，不得恋战！周全准备下令撤退。就在这时，他无意间瞥了段飞龙一眼，眼珠在墨镜后面飞快一转，改了主意：既然已经暴露，跑是跑不及





了，究竟鹿死谁手，只能靠真刀真枪了！他决定把段飞龙等人留在原地，实施刚才临时放弃的伏击。他郑重其事地对段飞龙交待说：“阿龙，你带人留下！任务是把这一小股边防军吃掉！即使吃不掉，也要死死截住，掩护驼队通过前面的鸭山口！只要过了鸭山口，主动权就在我手里了！阿龙啊，这回驼队是生是死，就看你的了！半个小时后，我们在鸭山口北部会合！注意我的信号！”段飞龙摩拳擦掌道：“吃掉这几个大军，小菜一碟！你只管放心走，这里交给我了！”周全和周小永等人迅速下山，追驼队而去。

10

王辰光率队赶到时，竟然找不到学生踪影！

“搜！”王辰光下令。巡逻队员们立刻散开队形，四处搜索。就在这时，一声微弱、却是声嘶力竭的呼救声从草丛中传出，循声搜去，一名女学生首先被发现！只见她蜷缩在一处山脊中，四周都是过人高的蒿草，手脚均被捆绑，嘴里被塞入烂棉花团。很快，其他几名同学分别从附近几个不同的地方被找到了！当巡逻队员为学生们解开绳索、拔掉烂棉花时，备受惊吓的学生们抱在一起，哭作一团。王辰光一看，觉得好像少了一个，正是刚才跟他说过话的那个女学生，此时不见踪影。

学生们这才发现戴洁不见了，禁不住又大哭起来，这个说：“戴洁肯定被那伙人抓走了！他们有枪！”那个说：“驼队那帮人原来是坏人！是土匪！”

形势相当严峻，王辰光双眉拧成了疙瘩。他指派两名战士专程把学生带出山口，自己则率队再次掉头，追击驼队。

忽然，两声“轰隆”“轰隆”巨响，打破了深山里的寂静，周全团伙在巡逻队必经之地埋设的地雷爆炸了！响第一声的时候，王辰光的通信员陈少群狠命推了王辰光一把，把王辰光推得往沟边踉跄好几步之后摔倒在地，响第二声的时候，小陈倒在血泊中！

“陈少群！陈少群！”王辰光抱起通信员大声呼喊，“少群……”

陈少群紧闭双眼，鲜血浸透了军装，他再也听不见营长的呼唤了。

王辰光双目喷火，牙齿咬得格格作响，嘴唇亦咬出血印。他悲愤地抬起头，看见不远处有一大片无名的白色小花，纷纷扬扬随风摇曳，把偌大一片山坡染成霜白色。其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，只是感觉丽日蓝天之下，飘浮血雨腥风。巡逻队员们全都围了上来，声声呼唤，和血带泪，几名战士热泪涌出，悲痛笼罩着巡逻队。

王辰光的面孔被痛苦严重扭曲，只有脸上那刚毅的神色，仍为巡逻队官兵所熟悉。只见他慢慢从地上站了起来，对巡逻队发出命令：“同志们，初步判断，